

用震撼和征服来形容提奥多·库伦奇斯率领音乐永恒乐团在中国的首秀的反应,一点也不过分。人们或许不太熟悉这位指挥,但只要在现场观赏他的演出,就没有不折服的。

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观赏库伦奇斯的第一场音乐会。此前在社交媒体看过他指挥的演出,最大的启示是,这种风格给古典音乐舞台注入了清新之风,能够吸引青年一代喜欢和理解古典音乐。在音乐会现场观赏之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古典音乐已经死亡”是西方一些乐评家的悲叹,死亡之说过分,但是古典音乐的年轻观众少、乐团和指挥的老化却是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库伦奇斯如横空出世,搅动了一潭死水。

在中国,库伦奇斯被称为“鬼才指挥”,用鬼才形容其人,倒也确切。身高大约一米九,一身黑衣,手指细长,不用指挥棒,站在指挥台上,动作幅度极大,如同舞蹈家,有时简直要跳到乐池里,有时则弯腰如大虾;乐队则是站立演奏,在中国演出时小提琴和中提琴手站立。库伦奇斯和乐团之间的互动、交流与配合极为融洽。乐团成员普遍年轻,经过20多年的打磨,这群年轻音乐家对作品的理解与演奏超越古典音乐的内涵,独特的站立演奏又颠覆了一贯之传统方式,在舞台表现方面给予观众强烈视觉冲击,鲜活的音乐能量结合“特立独行”的新型模式就不难理解“鬼才”的创新为什么成功。

在北京演出结束后,观众长时间鼓掌叫好,库伦奇斯用英语说,为大家演奏一首“我的祖国的乐曲”,乐曲由门响起,熟悉的旋律使现场观众开始激动,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希腊人库伦奇斯为什么要称俄罗斯为祖国,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俄罗斯文学与音乐的热爱。1972年出生在雅典的库伦奇斯自幼即有音乐天赋,4岁开始学钢琴,7岁开始学小提琴,12岁入雅典音乐学院系统学习,22岁到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师从俄著名音乐教育家穆欣学指挥。值得一提的

是与库伦奇斯同期到北京和上海演出的俄罗斯著名指挥格杰耶夫(乐迷戏称“姐夫”)先后受教于穆欣。

库伦奇斯崇拜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作为七零后的音乐人,他在思考如何在古典音乐领域创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2004年起他先后在新西伯利亚歌剧芭蕾舞剧院和彼尔姆歌剧和芭蕾舞剧院担任音乐指导,在这两个剧院,库伦奇斯创办了音乐永恒乐团和音乐永恒合唱团。有关的纪录片总是以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城市为背景,记录了库伦奇斯活动的轨迹。乐团成员来自十五个国家,库伦奇斯通常以英语和乐手、歌手们沟通,他在排演歌剧时甚至会直接示范歌唱家演唱某一咏叹调。库伦奇斯在充分学习和理解古典音乐的基础上,以激情开创了创新之路,也逐渐获得了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可,多次应邀在欧洲主要的音乐厅演出,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今年最后两个月库伦奇斯在欧洲的演出已经排满了。

“音乐就是使命”,库伦奇斯不仅熟悉俄罗斯音乐,指挥古典音乐大家的作品同样也是他的精心之作。他认为莫扎特是最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到莫扎特为止”。而他指挥的马勒作品,被荷兰乐评家认为“马勒的演绎分为库伦奇斯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评价甚高。“鬼才”是音乐家、诗人、更是多才多艺的演员,当他站上指挥台时,这个身着皮衣、皮靴、有耳钉的指挥又像是摇滚青年。生活与事业的有趣结合在其进入中年之后,虽然服装和发型开始趋于传统,却更增添了不少魅力。库伦奇斯有时也参与弦乐四重奏演出的钢琴部分。这位音乐家甚至在俄罗斯电影《列夫·朗道》中客串过。

如果库伦奇斯与王羽佳合作演出普罗科菲耶夫或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那一定是天作之合。更希望“鬼才”和他的乐团多到中国演出,如西伯利亚雪原强劲的风,在所到之处响彻着高昂、动人心魄的韵律。

「鬼才指挥」的激情与创新

何亮亮



春末老风细柳斜斜 (中国画) 章子敬

一九七三年,上海第八棉纺织厂(以下简称“八棉”),平时用来放电影或召开什么大会的大礼堂迎来了一个特殊人物和特殊内容:热烈欢迎胡荣华同志来本厂象棋队指导象棋工作。大黑板上覆盖了两大张大红纸,墨迹淋漓地站在大礼堂门口。“八棉”新成立了一个象棋队,是由本厂众多象棋高手经过数月鏖战后生成的十八名骁将。我父亲亲入该队并坐上程咬金的交椅。

那天父亲上班前给了我二哥两张小票,我看跟通常的电影票一个模样,说是晚上胡荣华要来“八棉”大礼堂,让二哥带上我一起去被“指导象棋工作”。

胡荣华我当然知道,父亲是“八棉”象棋队的程咬金,将门出虎子嘛,不过和父亲下棋他得让我一马又五先。父亲下了班、休息天便在门口练棋摊。那时的人普遍无聊,比及路灯下打纸牌输了喝凉水、满脑袋是木夹子,下棋还算雅趣。父亲聊起胡荣华一如聊起《说唐》里的李元霸,那种崇拜我记忆犹新。需要注意的是“八棉”的程咬金在中国估计有一百八十万个,而胡荣华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李元霸。是晚二哥和我一起去

象棋故事

孙伟安

“八棉”大礼堂,不能算领我去,那年我十六岁了。大礼堂里已是乌泱泱的人头盛会,全是男头。主席台上还在张罗着摆放桌子、悬挂大棋盘,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人头大小。和二哥哥对号入座罢,二哥哥怂恿我说趁胡荣华象棋指导工作还没开始,你上台去看看啊,老爸在那里你怕啥。十六岁,愣头青阶段,三步两步冲上台阶又撩起大幕帘,勇闯“后宫”。刚巧看见父亲正和一个人步履优雅地走过来。那人个子不高,脸庞清秀透着英气。爸,哪个是胡

荣华啊?我大刺刺地问。父亲对着身边的那位欠欠身,满脸笑意地对我说:“这位就是胡老师。”父亲对一个人那般虔敬甚至有点媚态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是我的小儿子,”他对胡荣华说。“噢,幸会幸会。”胡荣华伸出两只手热烈地和我紧握,像见到久违的老朋友。我当时什么感觉什么傻样已全无印象,只记得胡大师还在对我说,过会儿在象棋指导工作过程中如有不当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正。成人以后才会体会到什么才是满格的人,什么叫不会晃。胡荣华当晚和“八棉”象棋队前六座次同步下了

铁线莲,别名铁线牡丹、番莲、金包银、威灵仙等,毛茛科,铁线莲属,有很多种类,有的花从早春开到晚秋,被誉为“藤本花卉皇后”。我认识开白花的野生铁线莲,是在鲁山县四棵树的深山深处。十多年前,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几个人相约沿着那条叫迷沟的峡谷进山探险。山路影影绰绰,不时被陡立的岩石打断。走不到半程,我就有些体力不支,落在后边。正着急,那个大伙叫他老柴的人折了回来,他说:别着急,咱坐这儿歇会儿再走。我和老柴只见过几次面。知道他姓柴名温,看外表根本猜不准年龄,个儿高细瘦,皮肤黄白里透点青,大眼双眼皮儿,眼珠颜色有点儿淡,脸皮薄且紧,说三十岁都有点大。偏生一头卷曲的头发稀稀拉拉还花白了,说60岁也有人信。听说他在一所大学里教哲学,历届都有许多学生是他粉丝。山坳子底部正好伸出一段虬曲的老树根,我们坐下来,就看见脚下两三米处有棵开白花的藤蔓植物,茎秆泛着甘蔗紫,花瓣细碎若菊,香味飘上来,很好闻。老柴抓着树枝子下去,用手机识别,是铁线莲。

铁线莲

曲令敏

那天那个中午那片山地,也因为有了这棵铁线莲,让两个人鬼使神差解除了不相熟的客气和隔膜,敞开心扉,一吐心中块垒。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父亲出事(错划右派)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可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与母亲和姐姐受尽了人间冷眼,连高中都没上成。可想而知,姐弟俩得有多恨这个记忆里没有面孔的男人。父亲平反后,除了相应的补偿,幸得县城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也保存完好,且归还了他。可是两个孩子都不认他,也不愿住他的房子。没过几年,老先生便郁郁而终。他的母亲活到80多岁,平日常顺了孩子们的意,对往事绝口不提。可谁也没想到,老人家弥留之际,拼力说出最后一句话:把我和你爸葬在一起,他是个好人。人山和树木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深及身心的酸楚和哀痛,钟声一样振荡,却一个字也说不出!那天,我们先一步下山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柴温,也无从打听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妻子儿女是什么样的人。私心里猜测,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人,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吧。对于我来说,那天发生在深山里的,是一个重大的心灵事件,留在我的生命里。有时候我会肤浅地想: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繁衍,不就是因为有空气一样恩养着我们的善意和爱吗?

消解困苦,消解怨怒,当然,也可以消解日复一日的劳累。我还认定,那场不同寻常的闲谈,有棵铁线莲参与其中。

六盘盲棋。“炮八平五、车六进四,”父亲和胡荣华同时唱棋,好几个人手执长柄叉忙着搬运那些个人头大小的棋子。这下轮到我对父亲无比的崇拜了。战局胡大师五赢一和,“和”的是“八棉”的李元霸。再次领略胡大师的超人情商。

那天胡荣华还带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无疑是他的学生,和“八棉”的罗成交手。胡大师指导象

棋工作已经结束,踱步看了一下一老一少的棋面,轻轻地对孩子说,算和棋算和棋。父亲回来讲述。其时“八棉”的罗成棋势正危。那孩子叫林宏敏,今天中国的象棋特级大师。



油纸伞

曹伟明

我爱江南的烟雨,更爱江南那避风遮雨的油纸伞。它是江南的乡愁记忆,也是江南诗意的符号。传说最早的雨伞,是由鲁班的妻子创造的。受荷叶的启发,把竹子削成竹篾,把竹篾串成圆形,用绳家固定倒扣成碗状,然后蒙上一层兽皮。先进的木工雕琢、镂空工艺,经过一百多道工序,从伞骨的选材到伞面的晾晒,成就了状如亭子、收拢如棍、张开如盖的最早雨伞。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纸之后,就被人们运用到伞的制作之中,出现了在伞纸上刷桐油,用来防水的油纸伞。当年江南的油纸伞也是珍贵。后来,江南一些文人雅士经常在伞面上题诗作画,附庸风雅,娱乐消遣,便催生了油纸伞的文化呈现。

油纸伞文化内涵丰富,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作用已不单是遮阳避雨。每逢江南人家娶亲成家,娘家人总会赠送一把油纸伞,作为嫁妆给新娘,它不仅是男女间结婚的信物,也寄托着少男少女对婚姻生活的美好希冀,寓意着多子多福。因为,油纸与“有子”近音,伞架为入字形,而且伞的繁体字,是人字头下面四个人字,寓意为五子登科。伞骨为竹子,竹报平安,寓意为人生之路节节高升。伞又为圆形,寓意生活美满、团圆。

我小时候寄养在浙东古镇的外婆家,上小学时,每逢下雨,外婆总是撑着油纸伞接送我上下学。因为,那时家中只有一把油纸伞,她老人家又怕我弄丢了,所以,外婆虽然缠的是小脚,在古镇麻石路上,总是伴着密集的雨点,亦步亦趋。外婆总是把自己暴露在伞外的雨中,而雨伞则始终罩在我的头顶上。如今,我想起外婆当年为我遮风挡雨的温暖情景,总会感动得掉下眼泪。被江南民风民情文化浸润的油纸伞,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粗犷、笨重。而在我外婆的眼中,它耐用、质朴,一如她老人家的性格那般,淳朴、憨厚,并散发出一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烟火气。在江南无数个雨季里,它就像一朵块头超大、色彩质朴的荷叶,罩住我幼小的身子。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江南的油纸伞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尼龙伞,款式多了,颜色也更丰富了。虽然伞型依旧,功能依旧,但却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为一把雨伞,尼龙钢架和竹子油纸相比,少了不少温馨情感和文化民俗的承载。岁月流逝,平凡的油纸伞,这一千年的江南文化符号,千万不要遗失。不论是晴天抑或是雨天,人们心中都有一把高高举起的油纸伞,这是永远的乡愁。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早些年也参与学校的年度体检,最初是医生进驻保健科,连续几天各院系在职退休的教职员分期分批清早集聚,面熟陌生地排着队,谈天说地,挤挤挨挨。早些年的检测项目不多,如今的胃镜肺部CT肿瘤指标这些是没有的。那时年轻,看体检报告颇笃定。阳气足,有点小问题也不忧。后来几年我几乎不怎么参加单位体检了。方式变了,要先手机预约,若选择三甲,还得特别路径告知。当然,项目肯定多了,价格贵了嘛,但一大清早空腹赶过去,略微折腾,就干脆自费在合适的时间挑合适的项目到医院检查。虽然放弃了福利,但那种“哦,要体检了”的紧张感可以纾解一下。

齿龄渐增,或可用该体检怕体检来概括心情。看报告环节心惊胆战值爆表。血脂哪能高了?甘油三酯似乎还好。血糖好的,肌酐好,尿酸好像偏高了,CEA正常的,好的好的,没有肿瘤,不过肺结节了,不像磨玻璃,那就好;甲状腺结节了,三类啊;乳腺结节了,多少年了,让伊去;怎么会肝囊肿了?脾脏有个脉

管瘤,要紧吗?会长大吗?有胆襄结石啊,要开刀吗?胰腺好吗?存疑忧心大概人人皆历。如今加上各种搜索还有AI解答,看懂体检报告大体是没问题的。但是架不住疑心病。就说血脂,指标高了,有的医生会建议先饮食运动调整看看;有的医生直接上他汀类。早先年家人血脂高了,我觉得还是不吃药,非医疗依从性差,而是总要先试试无副作用的方式吧,结果后来血脂还正常了。可见人体指标是动态的,若非急症类,可以观察观察。今年我们的血脂都异常了,我还是首选饮食疗法,且确实有效。不过,起初也略忧,但后来了解到其实中西医对血脂指标的制定是否很科学合理,也有争议。胆固醇其实不是坏东西,人体大脑是需要胆固醇来营养的。且他汀类药物副作用的危害不可忽视。于是,也就释然了,有些指标高一点并不一定说明什么。就好比说如今何以结节囊肿几乎人手几个,盖因体检加强了,设备精细了,所

人体指标是动态

龚静

以人体大白于仪器之炯炯目光下。兼及现代人工作生活饮食各种因素所致。一位虽不识但在微信群有所了解的某大学药学院教授坦言,她不体检。她说了解自己的家族基因缺陷,平时就重点保护一下,其他没什么大问题干嘛要去体检折腾,很多问题就算查出来了,也是没有药物的,不如平时关注营养支持,好好活着。当然她是专业人士,也精通现在医疗的一些顽症,普通人大概做不到如此淡定。“早发现,早治疗”啊。我的想法是检还是要检的,不说年度,慢病加身的我经常跑医院,有时复查,有时排查。看报告也从惊惧,而略叹,而叹息,略高略低的偏差也就随它去了。一句“没有临床价值”可释之,或者肉身用了那么多年出问题是正常的先验己。也因此,近年我不太建议耄耋老母非要参加单位年度体检不可,那么多人聚集医院,嘈杂、焦虑,本就慢病的老年人这么折腾非常疲累,不如根据需求去医

院随时查验,母亲渐渐也认同。人体的衰老是不可逆的,各项生物指标也不可能做成一张标准答卷,和疾病共存可能是多数人不得不接受的常态。听闻有严格按照检查指标来饮食锻炼的富豪渴望停在青春年华,窃以为执念罢了。实话实说,每每检查,肯定忧,出状况也是怕,但不能久陷坏情绪,时不时得心理建设:生老病苦死,出点状况是正常,也就慢慢释然,能治去治,西医中医自然疗法都了解了解,且饮食情绪多元调节。有的身体问题可能左右检查亦难索骥,也得熬,还得自己学习分析疗愈。如今医院分科太细,医生很忙,综合思维的大医也太少。健康管理,体检其一,日常饮食心态适当锻炼等可能更要紧,活在当下,多看蓝天,多晒太阳,或可坦然于体检报告异常碾压。

准备去复查的几天里,总结人生,虽然无所成就,人生基本任务也算完成了。

十日谈

体检故事 责编:殷健灵